

九重宫阙

JIUCHONG GONGQUE

之 宁鸢

上

此后宫门似海，盘根错节，她只能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希望一朝宠冠后宫。

云苒◎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是沈萱还是重生后的宁鸢
只愿和他携手。

这是最不一样的宫斗。

此后宫门似海，盘根错节，她只能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希望一朝宠冠后宫。

九重宫阙

JIUCHONG
GONGQUE

● 宁鸢

上

云苒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重宫阙之宁鸢. 全2册 / 云苒著. --北京: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2.9
ISBN 978-7-5502-0995-4

I. ①九… II. ①云…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18126号

九重宫阙之宁鸢. 全2册

作 者: 云 苒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孙志文
封面设计: 胡 椒
版式设计: 王晓园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46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 30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995-4

定价: 45.00元 (全2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2069000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重生	001
第二章	和宫觐见	006
第三章	一箭双雕	012
第四章	惊雷	018
第五章	中秋夜宴	023
第六章	一舞动长安	029
第七章	下毒	033
第八章	迁居	040
第九章	白雪红梅晋封时	047
第十章	除夕	057
第十一章	雨露承恩风波起	067
第十二章	含元殿内初相见	074
第十三章	走水	081
第十四章	心计	092
第十五章	承宠	099

 Contents 目录

第十六章	新晋贵宠	106
第十七章	信任	114
第十八章	移宫	121
第十九章	采选	128
第二十章	难产	138
第二十一章	有喜	148
第二十二章	举荐	155
第二十三章	新人	163
第二十四章	惊天秘闻	173
第二十五章	滑胎	180
第二十六章	心死	189
第二十七章	折辱	198
第二十八章	绝境	205
第二十九章	转机	212
第三十章	夺宠	222
第三十一章	喜脉	229

第一章 重生

元和元年，四月春暖，草长莺飞。

罗帐垂，红烛燃，清幽的果香似有若无地弥漫在空气里，沁人心脾，甜而不腻。沈萱闻着满室的香甜，却是靠在鹅毛软垫上，微微喘气，颇有些吃力。

怀孕已经八月有余，身子不仅是越来越重，亦是越来越弱，做什么事都有些力不从心。不知是不是因为前两年跟随皇上南征北战，累垮了身体，如今不管多少汤药灌下去都有些积重难返之象。

“哎呀……姐姐怎么不躺着呢？”随着说话声一块儿踏进屋里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肌肤白皙，眉眼弯弯，这是她唯一的妹妹——沈芙。

见她手中还端着一碗药，沈萱瞥了一眼，便不由得皱了皱眉。

“我知道这药不好喝，瞧，我已经拿了蜜饯在边上放着了。”沈芙端着药走到床边坐下，又扶起沈萱让她靠得更舒服些，这才亲手给她喂药。

药依旧是那样苦，喝了大半年，这样的苦味早已熟悉，却还是不能习惯。小时候她身子一向很好，却不知如今怎么说垮便垮了下来。也许命数都是注定的，她也过了这么多年的好光景，老天总要向她收回一些才算公平。

含着蜜饯让口中的苦味散了些，她才能开口说话：“先前不是让你去休息了吗？怎么又亲自把药拿来了？”

“你是我唯一的姐姐，芙儿自然要亲力亲为。”沈芙把药碗搁在一旁，又取了一把竹丝扇来轻柔地替她扇着风，“这偌大的皇宫，说起来什么都是最好的，可姐姐的身子却一日比一日……”她说得不由得有些哽咽，顿了顿才又

道，“爹娘和哥哥们都很担心，我听说昨几个爹爹还上疏皇上，说要在外头请大夫来给姐姐瞧瞧，说这太医院的人都不知是怎么当差的，多少药用下去也不见起色。”

沈萱淡淡地笑了，心中半是感动半是担忧：“爹爹不该这样说的，让太医院的人听见了心里头也不舒服。何况皇上会为难吧？爹爹都上疏了，他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

“这有什么可为难的？”沈芙不以为然，“皇上当下便答应了，如今爹爹已遍访名医，相信不日便会请入宫中为姐姐请脉。姐姐就放宽心，好好休息好好养胎，来日为我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外甥！”

“你这皮丫头……”沈萱笑着摇摇头，微微调整了一下坐姿，却忽然一丝疼痛自腹中传来，不禁轻抽了口气。

“怎么了？”沈芙忙伸手扶她，“是哪儿不舒服吗？”

“可能是胎动，不……啊……”又是一阵绞痛，她不由得呻吟出声来，脸色亦瞬间变得惨白，过了一小会儿额头上细密的汗水就仿佛要滴下来似的。莫不是孩子要早产？沈萱一惊，忙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咬紧牙关道，“快去请太医！怕是……怕是……”

沈芙一下明白过来，连连点着头冲了出去，沈萱身子一软，顺着软榻便悠悠滑了下去……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疼痛，每一下都像是要把她撕裂开来，又像是一个无底的深渊，在拖着她不断往下坠，往下坠……不管她如何努力，如何伸出双手想要抓牢眼前的一切，却依然逃不开，只能坠入无边无际的黑暗里，翻滚、挣扎。

耳边还有稳婆们在不断说着什么，可沈萱已经全都听不清了，她只想在这一片黑暗中再见他一面，一面就好，哪怕……只是听他再唤一声“萱儿”，她便心满意足了。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萱儿，这便是说我与你呢。”

“萱儿，我定向父皇表明心意，此生此世，你都是我唯一的正妃！”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萱儿，彼心即我心，不负相思意。”

“萱儿，朕已坐拥大唐江山，你理当是朕的皇后，此生此世，绝无更改。”

“这胎一定是个小皇子，萱儿，待他长大了，朕便封他为太子，让他把朕打下的江山好好地绵延下去，千秋万代。”

千秋万代……只可惜，她连白头到老都已经不能再相伴了。前尘往事点点滴滴，都是她心头至宝，且让她守着这些回忆到阴曹地府中去吧，而他一定要好好地活着。待他百年之后，他们再于奈何桥上相遇，一同饮下孟婆汤，一同轮回，来世再完成这“白首不相离”的承诺……

眼皮越来越沉，沈萱终于放弃了挣扎，任由自己被黑暗完完全全地包裹……上穷碧落下黄泉，直教人生死相许。

奋力穿梭在一片黑暗的迷雾中，只隐隐约约觉得前方有一丝光明，她便迫不及待地要向那个地方走去。她只觉得每走一步都那样的艰辛，身后似有千军万马在拖曳，可那丝光明，仿佛是他的脸孔，让沈萱不忍不愿也不能就这样离去。

忍受着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的疼痛，眼前的光明终于触手可及，她伸出双手，想要拨开那层朦胧，却无论如何都拨不开，反让它把自己缠绕得愈加紧致，几乎要透不过气来。

不……不要……沈萱挣扎着睁开眼睛，才发现方才不过是梦一场，唯有头晕得厉害。只是……只是她竟没死？之前因动了胎气早产，她不是早已药石无医？

全无头绪。

沈萱抬起一只手来按了按额头，哑声唤道：“晴芳，晴芳你进来。”晴芳是她的贴身侍婢，平时总在近旁，今日倒不知走去了哪里。

稍待了一会儿，却还是不见人来，她正头晕得难受，不由得急躁起来：“人呢！都去哪儿了？来人！”

“来了来了……哟，采女您醒了？”终于有个小丫头施施然从外头走进来，言行举止却并不谦卑，沈萱蹙起了眉头，倒是不记得她宫中何时有这样不懂规矩的宫女了。

“你叫什么名字？本宫头晕得厉害，去请太医。”

“请太医？”那丫头似是怔了下，自行走上前探了探她的额头，“采女您不是病糊涂了吧，也没烧着呀……奴婢春禾，您不认得了？”

竟真有这样不懂规矩的宫女，沈萱眉头紧蹙却心中猛地一震，倏然转醒过来。采女？那宫女方才唤她采女！眼睛猛然瞪得老大，她一下便从床上坐了起来，也顾不得头晕了，草草环顾了一下四周便说不出话来。

这间屋子绝不在甘露殿中，小小的一间房，布置得十分朴素，确实只是个采女的规格，还是个不受宠的采女。沈萱心中紊乱，下意识地将手放到小腹之上便又是一怔——这小腹平平，莫说没有怀孕过的痕迹，也不是有孕之前她触碰自己的感觉。再看双手，也觉得这并不是自己的手，要更纤细些、瘦弱些。

“您……您没事吧？”方才自称春禾的宫女见眼前之人总像是不大正常，不由得小心翼翼地碰了碰她的肩：“采女？宁采女？”

沈萱浑身一颤，半晌才能说上一句话来：“宁……采……女？”

“是呀。”她点头，“奴婢是春禾，您是宁采女，这儿是您的房间。”

又是一阵头晕袭来，沈萱捏了捏眉心，在心中反复思量，却也实在想不起这宁采女是何许人也。后宫中人实在是多，平日里她们去甘露殿向她请安，也只有才人以上的位分才可入得殿内，其余人等不过是在院中遥遥行礼，也许宝林她还能依稀认得几个，这最末等的采女如何能记清。

只是……她如今是再世为人，重生到这采女的身子里了吗？是上天听见她的祈求，让她有机会可以再见一见他，可以再续前缘？那之前的那个她呢？又当如何？

定了定神，沈萱忙试探着问道：“皇后……皇后她怎么样了？”

春禾有些惊讶她会问起皇后，探头看了看门口无人方小声道：“昨儿半夜您昏迷的时候皇后娘娘薨逝了，连腹中的小皇子也未能保住。听闻此刻皇上正在甘露殿，哪儿都不肯去。”

薨逝……小皇子也未能保住……沈萱心中蓦然一痛，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她虽知道自己活不了，可也希望自己的孩儿能够平平安安地到这世上来，但她这做娘的不中用，保不住自己也保不住他，还未让他看一看这五彩纷呈的人世间，便匆匆而去了。

上苍何其残忍。

皇上心里也一定很难受，同一时间失去了尚未出世的儿子与结发妻子，青梅竹马的当年，她曾承诺要与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如今却留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世上，他必要怨怼。

抹了眼泪，沈萱掀开薄被便要下床，春禾轻呼一声，忙将她拦住：“采女您这是要做什么，去甘露殿吗？”沈萱应了一声，又听她道，“您不知道，您昏迷的时候，娴芳仪已经派人来传过话，暂时各宫众人都不必赴甘露殿守丧，只皇上和沈才人在那儿守着。采女，这可是皇上的意思，您要是去了，恐怕要连累我们所有人。”

“沈才人？”她记得后宫贵人之中，似乎并没有这一位。

“是皇后娘娘的亲妹妹，听闻皇后弥留之际，皇上为让皇后安心，特册封她妹妹为才人。”

竟是这样！沈萱沉默了下来，心中不知作何滋味。他的心意她都明白，只是笑几年方十五，如此一来，这一生便都辜负了。若是留在家中，父亲必会为她指一桩门当户对的好姻缘，可以为人正妻，不必与这后宫三千佳丽争那一个男子的恩宠。

不过春禾这一拦，也让沈萱心思清明起来。如今她再世为人，可说出来谁会相信？人人只当她是蓄意争宠又或是妖孽附身，指不定一把火烧了，她还拿什么来与他再续前缘。她不能，不能再以沈萱的身份活着，到了这个身子里，是福是祸，她都只能是另一个人了。

“春禾，你还记得本……还记得我的闺名是什么吗？”

“自然记得。”春禾不明白今日这采女是怎么了，总问些奇怪的问题说些奇怪的话，但心中虽有疑惑却还是回答道：“您的闺名单字一个鸢字，皇上当时还曾夸过您是一朵漂亮的鸢尾花呢。”

鸢尾……沈萱淡淡笑了笑，手却慢慢握紧了一边的薄被。原来再世为人，她叫宁鸢，是一朵宁静的鸢尾花吗？她不要做一朵默默无闻的鸢尾，她要回到他的身边，在他的身边灿烂夺目地绽放。

第二章 和宫觐见

皇后薨逝，和宫服丧，免除一切典仪，三月不闻乐声。

皇帝李纯日夜宿甘露殿，无论多少人劝说于龙体有碍，他都不曾听劝。最后还是太后亲赴甘露殿，将皇帝连拖带拽地“请”去了她的祥恩殿，这才让后宫诸人松了一口气。这也难怪，皇上皇后夫妻十二载，鹣鲽情深，如今生死永隔，如何能不伤心。

宁鸢耳闻这一切，纵然心痛，奈何自己现在不过是个小小采女，不要说劝慰，就连面见皇上也是一桩难事。开始的时候，她自然是心焦不已，可慢慢沉静下来，接受了这样一个身份，她也就想明白了——只要还活着就会有重聚的机会，以她对皇上的了解，要沐浴圣恩并非难事，此时静下心来暗待时机便可。

如此，服丧期间，她也渐渐弄明白了这身体原先那位主子的情况。

原来这宁鸢的父亲原是中州长史，也是位正六品的官员了，奈何遭奸人陷害，家道中落，父亲惨死狱中，家中女眷则一应送入长安为婢。她与妹妹入了宫做宫女，可妹妹身子弱，一路舟车劳顿，入宫没几日便撒手人寰，留下她独自一人。好在她人长得清秀，也颇聪慧，新帝登基之后她就被送去御前奉茶。有日皇上略饮了酒，见身旁红袖添香不由得心动，便宠幸了她，随即封了采女的位分。只是毕竟是一时兴起，宠幸了一两次之后，也就渐渐抛之脑后了。

这样也好，做一个皇上都不记得的女人，才好以全新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他面前。

“采女，听云姑姑来了。”

春禾自门外进来，通传了一声便迎了来人入内，宁鸢听闻忙迎了出来。她如今住在秀坤宫，此宫的主位是娴芳仪司徒露薇，而这听云是娴芳仪的贴身侍婢，她少不得要给几分薄面。

“宁采女安好。”

“姑姑客气了，快不要多礼。”宁鸢忙虚扶了一把，笑着问，“不知姑姑怎么来了我这偏殿，可是芳仪娘娘有何吩咐？”

听云倒也不与她客气，就势站起来掸了掸裙摆，道：“方才惠妃娘娘派人过来传话，让明日辰时和宫内宝华殿觐见，芳仪娘娘听闻，特意让奴婢来与采女说一声，明日也当打扮妥当了去宝华殿，不能失了礼数。”

“是。”宁鸢略略福身，“劳请姑姑回娘娘的话，妾身自当准备妥当，不叫娘娘失礼。”

听云斜斜瞅她一眼，欲说什么却还是按捺住了，应了一声便福身告退。宁鸢又笑着送她到门口，这才渐渐敛了笑容回内室坐下。

惠妃……郭静岚。

她竟这样耐不住吗？皇后刚刚薨逝，她便急着要代皇后执掌凤印。不过想想也是，她盼这一日该是盼了许久。当年她与沈萱同日被赐婚于李纯，彼时，沈萱之父为吏部尚书，郭静岚之父郭暖乃升平公主的额驸，然而册封之时，却是沈萱为正妃，她为侧妃。

皇上登基，沈萱的父亲位迁尚书左仆射，居从二品，而额驸郭暖却英年早逝。没了母家的支持，自然是沈萱被册为皇后，郭静岚为惠妃。虽然惠妃乃三妃之首，但终究还是低人一等。从嫁入王府，十年间一直屈居人下，心高气傲的她怎能甘心。现如今皇后去了，后宫除却太后便唯她独尊，她也是时候好好扬眉吐气一下了。

只是恐怕要苦了后宫诸位姐妹，宁鸢摇摇头，轻轻叹了口气。郭静岚为人泼辣任性，从前除了稍稍给她这个皇后一些面子，对其他人早就已经趾高气扬了。娴芳仪当年也是府中的侧妃，因为父亲位居从四品所以只封了芳仪，这两年可没少受惠妃的气。

看来宫里就要有好戏上演了，但愿她只是个看戏的，而不要做那戏中人。

第二日天微亮，宁鸢就起身了。现在她是个采女，身边只有一个宫女服侍

着，可不比从前。但是和宫觐见，从头到脚都马虎不得，惠妃又是个喜欢无事生非的主，她位分虽居最末，但若有何处不妥当，用来杀鸡儆猴真是最顺手不过的了。

洗漱完毕，用鸭蛋粉扑了面，以铜黛细细描绘出涵烟眉，又以绵燕支点缀，宁鸢足足折腾了半个时辰方打扮妥帖。春禾细细打量她的妆容，心中不禁疑惑：“以前皇上过来，也未见采女如此悉心装扮，怎的今日……不过您细细打扮起来，真美。”

宁鸢也在镜中仔细瞧着现在这个自己，说实话，这丫头虽不是倾国倾城之貌，但也着实清丽无双，一对剪水双眸尤其好看，难怪皇上会一时动心。这样的女子再加上几分聪慧，想要博得男子的宠幸并非难事，可她却不受宠，想来，也从未对皇上的恩宠上过心吧。

淡淡一笑，她吩咐道：“春禾，替我梳一个单螺髻。”

“会不会太普通了？”春禾眼珠子滴溜一圈，笑问，“不如梳个垂髻分肖髻，还有些活泼之色。”

“不必了。”宁鸢摇摇头，想了想又开玩笑道，“垂髻分肖髻也好看，待来日我若得蒙圣宠晋了御女，你再替我梳吧！”

春禾愣了会儿，她服侍宁鸢也有大半年的时光，印象里采女从不是个对位分恩宠上心之人，所以渐渐地她也就不那么小心服侍了。如今采女病了一场，醒来倒像是想通了。本来嘛，在她想来，既然已经是采女，何不再努力一些做个才人、美人，比起最末等的采女来，那些才能算是个正经的主子。

她想着也不禁喜上眉梢，忙点头应是：“奴婢这就给您梳，一会儿梳好了再配一支素银雕花簪，还有您那件湖蓝织花锦的衣裳，一定娟秀大方。”

“好。”宁鸢转过身去，任由她为自己梳髻，心里也微微松了口气。

要在这后宫生存，身边必要有个贴心体己的侍婢，当年做皇后时，是从小跟在自己身边的晴芳服侍着，可现在再想要她服侍必然是不可能的。这个春禾，虽然开始的时候对她不甚恭敬，但她区区采女且不受宠，那样对她也是人之常情。

方才她特意说了句无伤大雅的玩笑话，谁知这丫头一点就透，竟也是个明白事的。这样一来，她好歹也有了个可以相助之人——至少，不会坏事。

卯时三刻，后宫妃嫔齐齐候在了惠妃的宝华殿外。为首站着的自然是娴芳仪，之后是育有皇长子的纪美人，次之是方才人、程才人，再后是六位宝林、十位御女，最末是她们一众采女。宁鸢低眉垂首而立，心中却有疑惑，妹妹沈芙已经被封为才人，怎的今日却未曾见她在人群中？只是她的身份也不便开口询问，只好作罢，静静等候觐见。

一会儿娴芳仪先进去，然后再依着位分分批进去。晨昏定省时，宝林、御女与采女是不必入正殿的，但和宫觐见不同，每个人都得入正殿叩拜请安，方可离开。

惠妃，真是好大阵仗。

此时正值炎夏七月，虽是清晨，太阳却早已高挂，站了不一会儿身上便有一层汗水。宁鸢在宫门外足足候了大半个时辰，首领太监才出来通传各位采女觐见。她虽明知众人不可能格外留意她，但还是定了定心神深吸一口气才跟着大伙儿一起走进来。

进了正殿，只见惠妃坐于上首，娴芳仪与纪美人坐于左边，方才人与程才人坐于右旁，宝林、御女等人皆站在后头。至于她们采女则一字排开，因人数较多，共站了三排，每排六人，宁鸢正巧站在第二排中间。众人站好后便齐齐下跪，行叩拜大礼：“臣妾恭请惠妃娘娘金安，娘娘万福。”

语音落，正殿内便一片寂静，不再有人出声。这么安静而诡异的气氛，宁鸢不由得就紧张起来，于是把头埋得更低，只盼望不要有人注意到她。

静待了片刻，惠妃的声音终于懒懒地响起：“嗯……都起来吧。”

“谢惠妃娘娘。”宁鸢跟着众人起身，头依然低着，并不敢抬头望。

惠妃斜眼打量着她们，手中有一下没一下地轻撇着茶沫，忽而轻声一笑：“一个个都低着头做什么？来，抬起头来让本宫瞧瞧，一个个都是怎样的花容月貌。”

宁鸢微微蹙了蹙眉，还是不动声色地与其他人一块儿抬起了头，方看清了惠妃今日的装扮——头上梳的是朝云近香髻，髻上斜插一只金镶玉步摇，髻周以珠翠点缀，艳若桃李；银盆似的脸上峨眉淡扫，美目顾盼，额间一朵梅花花钿精致雅丽，楚楚动人；而身上穿的是大红色的云锦织花罗襦，又以金丝银线绣了大朵大朵的牡丹，雍容华贵。看来她这一早上，着是精心准备了。

惠妃细细瞅了她们一会儿，又是莞尔：“本宫还以为都是如何绝色呢，原

来也不过尔尔。周采女是哪一个？到前头来。”

站在宁鸢左边的女子身子颤了颤，缓缓地走了出去。宁鸢看不见她的脸，只觉得背影单薄瘦弱，见之可怜。

“嗯，你倒果然有几分姿色。”惠妃饮了一口茶，脸色蓦然一变，“给本宫掌嘴！”

“是。”她身边的人即刻上前，两个小太监将那周采女摁住，另一个宫女伸手便是重重一巴掌下去，丝毫不手软。

那周采女不知自己做错了什么，“扑通”一声跪地，连声求饶：“娘娘息怒、娘娘赎罪！臣妾不知做错了何事，臣妾以后一定不敢了！”

惠妃斜睨她一眼，并不吱声，只是使了个眼色，手下的宫女便又上前狠狠几个耳光下去，很快就将那周采女的嘴角打得肿起了一块。宁鸢看她跪在地上受罚，心中无比难受，如鲠在喉，却又什么都做不得。她如今人微言轻，纵然想要替人出头也要看看自个儿有没有那个分量，否则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就是她自己了。

“好了，住手吧。”足足好几十个耳光下去，惠妃终于开了腔，“你可知本宫为何要掌你的嘴？”

“臣妾不知……”那周采女已经连话都说的含混起来。

惠妃冷哼一声：“皇后仙逝，你们就当本宫也耳聋了吗？竟敢在背后说本宫的闲话！”

“臣妾没有……”

“还敢说没有！”惠妃将手中的茶杯丢了去，正巧就砸在周采女额上，顿时有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你以为本宫就那么好糊弄？你在背后说本宫巴不得皇后快点儿死，好早点执掌后宫凤印，还说本宫的儿子顽劣不受皇上喜爱，远远及不上其他几位皇子，你以为本宫什么都不知道吗？”

周采女跪在地上瑟瑟发抖，不敢再回话，更不敢去碰额上的伤口。其实她心里也应该明白，不管这些话她是否说过，如今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惠妃需要有这么一个人让她立个下马威。

正殿内肃然无声，众人都低下了头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半晌才又听惠妃道：“来人，给本宫把这贱妇拖出去，送到掖庭宫服役。”

周采女闻言抬了抬头，却终是什么都没有说，原本她说了也是无用，多说

多错，倒不如不说。至少还能留条活路。

周采女被太监们拖了出去，殿内又沉默下来。宁鸢复又低下头，在心中冷笑。

当年她还是皇后的时候，也不曾有过这样大的阵仗，纵使底下有人做得不对了，她也是小惩大诫，不会动不动就送去掖庭宫，更不会下这样重的手。可如今的后宫，真的已经易主了。

“娘娘，人既然已经发落了，就不必再动气了。”方才人一直与惠妃交好，此刻终于笑着开口打圆场，“您瞧瞧，众位姐妹都还在等您的吩咐呢。昨几个您不是说，今天和宫觐见，您要赏各位姐妹吗？臣妾就不客气，第一个讨赏来了。”

惠妃听闻嫣然一笑，嗔道：“本宫头一个就不赏你！你们大伙儿说说，她如今也是有身孕的人了，昨几个到我宫里瞧见有自己喜欢的糕点就可劲儿地吃，一点儿都不注意，是不是不该赏她？”

“能吃是福。”娴芳仪也笑道，“就是要像方才人这般心宽体胖，将来才能为皇上添一个皇子呀！”

“没错没错……”

殿中众人纷纷舒了口气，开始谈笑起来，宁鸢却顿觉心中悲凉。转世重生当真是好事吗，她满心欢喜地以为可以与皇上再续前缘又是不是真的可以？当了太久的妻，她几乎忘却了什么叫作“妾”，更何况是这最末等的妾。

她要费尽心思让皇上注意到她，可焉知会不会在皇上注意到她之前，就先被惠妃注意到了而死无葬身之地呢。

一山不容二虎，来日她若得势，惠妃绝不能容她。

第三章 一箭双雕

从宝华殿中出来的时候已近午时，因早晨忙着梳洗装扮并没有吃东西，宁鸞骤然到了日头底下不禁有些眩晕。但毕竟还在宝华殿门口，她不好表露，只好硬撑着往秀坤宫的方向走了好长一段路才一个踉跄停了下来。

“这位姐姐不要紧吧？”

正晕乎乎着，忽而有一双手扶住了自己，宁鸞一抬头，便瞧见一个眉目清秀的女子搀扶着她。这位女子她也未曾见过，但当即还是谢礼道：“我不要紧，谢姐姐关心。臣妾秀坤宫宁采女，不知姐姐如何称呼？”

那位女子尚不曾开口，她身边跟着的小丫头回道：“这是凌御女，随纪美人住祥鸾殿。”

“原来是凌姐姐。”宁鸞略福了福身子，“臣妾不大出门，所以不认得姐姐，还请姐姐不要怪罪。”

凌御女温柔浅笑道：“妹妹不必与我这般客气，我叫凌若幽，你要是不嫌弃，叫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凌若幽，听这名字她倒是想起几分了。皇上登基的时候，各地皆选送了女子入宫，这凌若幽就是那个时候被送进宫来的，只是她父亲官职不高，所以当时给她拟了一个御女的位分。

原来是出身小门小户的女子，怪不得如此好说话。宁鸞心中的防备瞬间卸下许多，笑道：“我姓宁，单名一个鸞字。只是我却不能直呼姐姐的名字，毕竟是在宫里，不好乱了规矩。”